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王润华《新村》诗集的殖民记忆：“紧急状态”下的新村书写

**Colonial Memory in Wang YooH Wah's *The New Village*
Poetry: Writing of New Village in the “Emergency Resettlement”**

陈旭缘

TAN XU YUAN

17ALB0637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0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对象与背景.....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况.....	4
第三节 研究目的.....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王润华的生平与文学创作.....	10
第一节 王润华的生平与本土意识的形成.....	10
第二节 王润华后殖民的边缘意识和南洋书写.....	12
第三节 《新村》的主题、题材和结构.....	14
第四节 小结.....	16
第三章 《新村》的殖民记忆（一）：集中营的生活和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建构	18
第一节 集中营生活.....	18
第二节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21
第三节 小结.....	23
第四章 《新村》的殖民记忆（二）：武装斗争和马共的形象记忆.....	25
第一节 马共的武装斗争.....	25
第二节 马共的形象与隐喻.....	28
第三节 小结.....	30
第五章 结语.....	31
第一节 研究成果.....	31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32
引用书目.....	34
附录：《新村》诗集主题分析.....	3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tanxuyuan

姓名：陈旭缘 TAN XU YUAN

学号：17ALB06375

日期：2020年9月17日

论文题目：王润华《新村》的殖民记忆：“紧急状态”下的新村书写

学生姓名：陈旭缘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针对王润华《新村》诗集中的殖民记忆，本论文主要以社会历史批评、主题分析以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分析王润华《新村》诗集里殖民时期集中营内外的生活与揭示文本中所要带出的历史场景。本论文研究架构共分为五个章节，并且主要分析王润华的生活经验是如何造就他的后殖民书写以及《新村》诗集中的集中营生活。

第一章绪论，主要描写研究对象与背景、前人研究概况、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则主要探讨王润华的生平是如何影响他创作历程，并对《新村》诗集进行归纳，并将其分为4部分即集中营的生活、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马共的武装斗争与马共形象与隐喻书写，以及与其创作手法；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通过分析《新村》诗集并对王润华殖民记忆进行阐述，分析诗集中所隐喻的真正含义；第五章则是对所有章节进行总结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 王润华、集中营、武装斗争、马共、英殖民主义者

致谢

转瞬即逝，三年的大学时光就快到尾声了，本人有幸受到中文系全体师长们的倾囊相授，让本人受益匪浅，感谢中文系全体师长们。

本论文得以如期完成，主要感谢指导导师——曾维龙博士的耐心指导。从选题乃至完成论文，曾老师一直给予本人最大的帮助。当陷入写作上的迷茫时，曾老师也为此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以及鼓励，让本人可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学生在此由衷的感谢曾老师这半年来的指导与鼓励，感激之情，铭记于心。

其次，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撰写论文的期间给予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感谢家人给予我最安全的港湾，让本人无需担心任何事情，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撰写论文。

最后，要感谢我的一帮朋友。我们一起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共同完成论文，也要感谢她们在我面对压力时，适时的给予帮助与支持，让我顺利的度过那道坎。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背景

王润华祖籍广东文化县，1941年8月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地摩小镇，现为新加坡公民。他是新马著名的学者、诗人与散文家，其曾先后获得创世纪二十周年纪念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及亚细安文学奖等多个奖项。¹

王润华著作题材丰富，涉及多个层面，底下将大致介绍其著作。翻译作品如1970年《黑暗之心》（原著康德拉）、1971年《异乡人》（原著卡繆）；散文集《夜夜在墓影下》（1966）、《把黑夜带回家》（1995）；诗集《患病的太阳》（1966）、《高潮》（1970）、《内外集》（1978）、《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9）；文学论著《中西文学关系》（1978）、《司空图新论》（1989）、《从新华文学到世界文学》（1994）、《沈从文小说新论》（1998）等著作。

王润华早期的作品仍然会存在中国性以及偏向山水诗，但他的后殖民书写却频繁出现“热带雨林”、“橡胶园”、“殖民者”等字眼都遍布着浓浓的南洋气息。他的就学地点即地摩和金宝是英殖民开采锡矿以及种植橡胶的主要地区。经历过二战，也经历了英殖民与马共游击队的王润华，把这些记忆成为他的南洋创作源泉。1962至1966年，王润华在台湾读大学，曾与友人淡莹、张错、林绿、陈慧桦、黄德伟等人一起创办了星座诗社，并出版了《星座诗刊》。²1966年中，

¹ 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1994）

² Nguyen Phuong Uyen, 〈马来亚“紧急状态”：新村华人的集体记忆〉（中国：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2019），页1。

王润华短暂的回故乡执教，67年便与女诗人淡莹一同赴美留学，并在不久后两人结为夫妻。

1972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他的诗风也随之改变，从文字晦涩，自我抒情诗到文字简约，感性与知性结合的象征诗，如《内外集》（1978）等³。1973年，王润华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担任中文系老师。这触发了王润华在南洋时期生活的记忆，从而引起了他的南洋文学想象，因此后来的作品多以南洋风景为题材。

王润华出生时因一阵防守枪声响起，英殖民地一度沦陷在日军的手上，而他的父亲因帮助英殖民政府工作，便成为日军残害的对象，全家集体逃亡到橡胶园里避难。不久后，爆发了马共战争，王润华一家从居住在橡胶园里被迫搬迁到集中营生活。早期马来亚（现今称马来西亚）的独立可说是历经波折，众所周知，马来亚曾被葡萄牙与荷兰占领，而19世纪起马来亚成为英国殖民地，1941年日本侵入马来亚，为期三年零八个月。日本战败后，马来亚再次落入英殖民手中，英殖民于1946年成立“马来亚联盟”，后来却遭受到马来族群的反对，认为此会削弱皇室的权利。于是，英殖民在1948年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之⁴，并把治国权力交给马来人。马共觉得抗日时所付出的一切，皆被剥夺，所以展开了长达12年之久的武装斗争，而游击队也受到华人（不管自愿与否）的帮助，提供无数资源如食物、药物、武器以及信息，以助游击队对抗英军。因此，英殖民为了剿灭马共，在1948年8月12日实行了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即“移植计划”⁵，把华人聚集在一个地区，并建立蒺藜，阻止华人提供资源给马共，以断绝马共的后路，并宣布即刻起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³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页103。

⁴ 何启才，〈马来亚共产南下的策略和意义〉，魏月萍、苏颖欣编，《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亚际书院、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联合出版，2017），页96。

⁵ 何启才，〈马来亚共产南下的策略和意义〉，页98。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正式脱离英国的掌控并宣布独立，但武装斗争却延续到三年后才结束，这一切皆因马共份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也是为了在东南亚各国建立共产主义。根据 Nguyen Phuong Uyen 学者的总结，认为马共之所以要等到独立后几年才放弃武器、解散队伍是因为陈平有必要向政府商议好，给予手下一个好的安排，他才同意停止这场武装斗争。⁶1950年初，马来亚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王润华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即指王在定居新加坡前的文学作品，这时期的作品皆偏向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书写，且在这时期，他与南洋书写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疏离感。第二期则是在新加坡定居后，王润华发现新加坡就像热带雨林那样平静，于是他选择在新加坡建构他的南洋书写。王润华在乡土与现代的交融中，孕育他的南洋诗学和后殖民诗歌理论的建构与书写。⁷《橡胶树》（1980年）、《南洋乡土集》（1981年）、《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9年），以至后来的中英版《The New Village 新村》（2012年）是他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到浓厚的南洋色彩的转型期作品之一。《The New Village 新村》诗集是节选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中的新村里面的谣言、新村的保卫、马共跟英军的冲突。出版社特喜欢这部分，因此替王润华出版了中英版的专写新村的诗集。⁸

本论文主要分析王润华《新村》的殖民记忆，里面以诗记载了“紧急状态”期间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马共和英殖民者的形象。王润华以后殖民的方式抒写，并建构意象群去实现他南洋概念。“意象”在建构诗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⁶ Nguyen Phuong Uyen, 〈马来亚“紧急状态”：新村华人的集体记忆〉，页14。

⁷ 赵秀敏，〈行走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页121。

⁸ 王润华，〈王润华教授访谈稿〉，访问者 沈仪婷，（马来西亚柔佛州南方学院副院长室，2012年3月26日），https://wenku.baidu.com/view/fec71017f7ec4afe04a1df5a?pu=sl@2,pw@1000,sz@224_220,pd@1,fz@2,lp@1,tpl@color。

在诗歌经营意象时可使作品整体的氛围达到审美的作用。意象之间似乎并没联系，似离似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便有一种含英咀华的感觉。此书是以南洋文化为题材，且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并以自然景物指涉英殖民主义的执政方式。同时，该诗集是王润华重写自身的殖民记忆，挖掘殖民时期的生活经验。此外，王润华的“新村”创作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而其他的马华作家多数是以散文及短篇小说的形式呈现“新村”这一主题。《新村》一书中详细的记载了集中营生活的情形。王润华以浅白的语言和故作轻松的手法书写英殖民政府如何在新村里施行其暴力执政。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况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成立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且新村在经历了不少风霜和改变后，已从“集中营”发展成拥有完善基本设施的地方，但在这漫长的蜕变过程里，参杂着的是村民努力奋斗而来的成果。林廷辉和宋婉莹以历史的角度书写了《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其记载了新村的成立、人口与居住环境变迁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此书详细的记录了新村的歷史与发展，这帮助了笔者可迅速的了解新村的发展史。此外，林水椽和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中记载了多位学者为数百年来华人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所遗留下的研究成果，并让后代可以了解先辈为开拓土地所留下的血汗以及传承。此书记录了早期南来华侨的移民背景与动向到社会、政治意识、经济、教育和文学的发展。

潘婉明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通过人民口述历史可感受当时新村建立的情景。潘婉明此书打破了以往的研究新村的刻板印象，也透过个案研究捍卫了新村主体。从不同村民口中得知不同的新村所遭受到困境，在白区地带的村民相对的会比其他新村的待遇好。黄锦树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中的主题分为三部分即马华文学史、内在中国与文学语言，并以曾留台的作家王润华、李永平与潘雨桐等为研究对象。黄锦树先分析王润华的“山水意识”，后则集中讨论王符号世界里的“南洋”符号。⁹

张慧的硕士论文《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可帮助笔者了解不同的作家在书写“新村”这一主题时，在非文学和文学中如何呈现新村的多样貌，就如当中提及的王润华作家《新村》一书，正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从中了解王《新村》中使用的写作手法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件。此外，利亮时和杨忠龙共同书写的期刊《二战后马国客家聚落的演变——以士乃新村为例》中了解华人族群在面对紧急状态时是如何去适应以及如何维护自身的文化，虽然是以客家族群为例，但这也帮助笔者了解不同的新村村民在紧急状态发生时的生活环境。何启才在“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国际研讨会中谈及了《马来亚共产党的南下策略与意义》，从此发言稿中可得悉马来亚共产党南下的意义与策略以及与英国合作前和合作后的变化。这可使笔者了解“集中营”从何发生、为何发生以及发生后所带来的影响。

拉曼大学中文系博士李树枝的论文《记忆、风景、人文：论王润华的南洋新马人文山水景物书写》主要是透过分析王润华的后殖民作品中，如何以山水景物

⁹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页 189。

的意象群体与南洋新马书写联系。这篇论文帮助笔者在分析王润华《新村》意象之表现中，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赵秀敏《行走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的访谈中以王润华诗歌中的诗学构建问题。在此访谈中得以了解王的多元化背景成就了他的“南洋诗学语境”，且透过此得知对王润华建立其诗学影响最大的诗人是唐朝诗圣王维的极简生活与语言及其田园诗书写和美国诗人 Robert Lee Frost¹⁰用其美国东北波士顿树林为诗歌，使他回归热带雨林、寻找热带水果与多元化种族。¹¹此外，笔者通过此了解了王对后殖民的界定可区分为三类即本土幻想、边缘性和重置语言。蔡佩琪的论文《王润华学术人生之研究》中分析了王在多方面的研究领域上，有着自身独特的治学方式。此论文从多方面视角研究王的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论与中西比较文学之研究，以此展现王的学术价值。且王透过比较文学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他在新马学术界上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研究王润华作家的现代诗歌与其他的南洋书写的论文分别由李玉辉博士的硕士论文《论王润华诗歌的美学追求》和期刊论文《论司空图之于王润华的诗学意义》。李玉辉博士撰写的硕士论文主要分析了王润华追求的美学思想渊源和发展。王的美学追求使他走向技术追问，他的后殖民诗歌里揭露了英殖民时期社会统治下的暴力。此外，李玉辉博士的期刊论文则探讨了王润华在诗歌上所追求的美学精神正是自然与自由的诗学精神，而这诗学精神是受了唐末诗人司空图诗学与其归依自然的精神影响。此外，笔者透过此论文得知王与司空图有同样的精神历程，两人皆是从现实生活中追求名利到追求自然-自由的生命精神。无论是王早期的

¹⁰ Robert Lee Frost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田园诗人，他的诗皆以农民和大自然为题材。他诗的主题深刻、内涵丰富，虽然语言简洁、贴近日常，但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曾因其他的农村书写和以美国口语演讲而荣获好评。高彩云，《罗伯特·弗罗斯特乡村诗歌研究》（河北：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6），页6。

¹¹ 赵秀敏，《行走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页122。

诗歌或后殖民诗歌无一不是追求着唐末诗人司空图的归依自由-自然生命的精神。这两篇论文皆谈及了王润华的诗学思想渊源说来自司空图的诗之精魄聚集。但不同的是《论王润华诗歌的美学追求》中除了对自然-自由精神归依外，也控诉对技术与技术统治下的社会。

王爱金《王润华现代华文文学观的论述与实践》里分析了王润华的后殖民书写如何建构新马文学，以及如何让新加坡文学走出一条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学有所呼应的合理之道。¹²王以双重传统即以中国文学为原始传统，再创造边缘文学为第二传统，借此建构本土文学。这帮助笔者了解王是通过双重传统与其自身的多元化背景建构本土文学，及其的现代华文文学观使南洋文学成功跃进全球华文文学。杨剑龙的期刊论文《论王润华的华文自然山水诗》提及王润华以其浓厚的乡土情感描绘南洋的一草一木，以深沉的庄禅意识创造自然山水的古朴意境，显示其自然山水诗冲淡自然而又细腻的风格¹³，而这正是表达了他自然山水诗是对生活的追求和人生的思考。他常透过对故乡景物的描写，以寄托自身对故乡的思念。

第三节 研究目的

“新村”这一主题在当时与“马共”一样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但当中也有不少作家研究该主题。根据张慧学者的分析，他把新村书写的作家群分为两期，第一期即作家亲身经历过二战以及英殖民与马共之间的斗争，体验过“集中营”生活之苦，这给作家带来无法忘怀的记忆。这阶段的作家多数以控诉、受害者身份以及揭露英殖民帝国的暴行。第二期则是作家通过马华作家以及华族的群体记

¹² 王爱金，《王润华现代华文文学观的论述与实践》（中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页IV。

¹³ 杨剑龙，〈论王润华的自然山水诗〉，《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页35。

忆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创作新村这一主题。¹⁴新村是这时期作家成长的地方与充满乐趣的记忆，并未经历过“集中营”似的生活，皆从长辈的口中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了解新村历史。

王润华则是属于第一期的作家，他的新村书写充满了后殖民批判主义、揭露了在暴政底下人民生存状态。第一点，他的新村书写有别于其他马华作家，他以诗歌的形式以及双重视角创作出属于他的新村书写历史使命感，这也是笔者选择他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之一。第二点，笔者想透过此了解王润华《新村》诗集中是如何通过意象的方式指涉集中营生活、英殖民与马共的形象以及武装斗争等方面的书写。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以两个文学研究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法、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与主题分析探讨本论文的主题。

第一点，社会历史批评主要是透过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作品，必须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等与作品联系起来考察¹⁵。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的是作品是否再现历史真相；人物描写是否真实；作品是否与作家身处的时代相关。社会历史批评要求作品需以其题材、语言和形象塑造为切入点，揭露社会的黑暗，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的追求。笔者将透过王润华的作品《新村》诗集探讨殖民时期集中营内外的生活。

¹⁴ 张慧，《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叙事》（中国：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9

¹⁵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页365。

此外，《新村》结合了作家自身的时代背景，真实的反映社会生活，以艺术的言语尝试再现历史场景。

第二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注重的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内部研究”，强调“通过认真地阅读原文，反复推敲，分析结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语音、语法、语义、音位、节奏、格律等语言要素，关注比喻、张力、反讽、悖论、复义等诗歌要素。¹⁶笔者主要透过此研究法，揭示《新村》诗集中所隐含的真正意义。

第三点，主题分析，它是比内容分析，更为仔细和深入，也是属于一种概念的分析。本论文针对王润华《新村》诗集，把它分成4个主题进行分析，即集中营生活、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马共的武装斗争与马共形象与隐喻。

¹⁶ 高超，〈宇文所安文本文细读法初探〉，《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页107。

第二章 王润华的生平与文学创作

第一节 王润华的生平与本土意识的形成

原籍广东从化县的王润华，1941年诞生于遭日军蹂躏下的热带雨林深处——霹雳地摩小镇，从他有记忆起日军已被击退，英军返马，继续统治马来亚。他高中毕业与金宝培元独中，1962年便前往台湾修读学士学位，于1972年在美国获取博士学位，而后执教于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王润华的游学经历造就了其独特的看法与文学创作的多面性。

王润华作家是一位拥有多元文化的经历与背景，他在未留学于台湾时曾是五四文学的崇拜者，也写了不少相关的诗歌，即写实又本土。1962年到台湾留学时，台湾的文学教育体制正是现代派文学，这影响了不少诗人，其中包括在台留学的马华作家，使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创作风格都被现代化文学席卷。《患病的太阳》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现代文学的气息。

1967年赴美后，其思想与创作风格也随之改变，《内外集》是他诗风转型的代表，以中国古典文学、神话、典故去除其在留美期间的彷徨心境和文化反省结合。¹⁷留美期间，他深受教授周策纵讲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启发，使他对中国古典气息的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古典研究，早期是针对司空图、唐代诗歌、王维诗学等。因此，他以研究司空图为博士论文题目，于1972年，他以 *Ssu-Kung Tu: The Man And His Theory Of Poetry* 获得博士学位。¹⁸随后，他陆续出版相关的

¹⁷ 黄锦树，〈内/外：错位的归返者王润华与他的（乡土）山水〉，《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页266-267。

¹⁸ 李玉辉，〈论司空图之于王润华的诗学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页29。

书籍，如 1977 年的 *Ssu-Kung Tu: A Poet Critic of the Tang*、《司空图新论》（1989）和《从司空图到沈从文》（1989），弥漫着浓厚中国古典气息的书籍。¹⁹王润华研究司空图及其对追求诗学中的自然，并非偶然，这与王润华长大的地方息息相关，对他来说热带雨林是最迷人，也是他透过司空图的诗学理想的追求物，是使他回归自然的精神趋向。此外，王润华深受美国比较文学提倡的跨国与跨学科比较，这可体现在 2009 年出版的《王维诗学》是王润华通过比较文学，跨领域的方式创作，他以敦煌学来诠释王维诗学。王润华研究唐代诗歌，主要是对唐代诗学的美学追求即指对诗学中的自然与生命自由的精神追求。

王润华于 1973 年选择回归南洋，但他却定居在马来西亚的近邻新加坡，虽说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但其中的政治与文化却颇为不同，因此黄锦树称他为错位的归返者。定居新加坡，王润华发现新加坡就如热带雨林似即安静又祥和的国家，勾起了他的南洋想象。王润华在乡土与现代的交涉中，建构他的南洋诗学和后殖民诗歌理论书写。如《橡胶树》（1980）、《南洋乡土集》（1981）、《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9）便是这时期转型的代表作品。他把三部作品中的“橡胶树”和大马华人联系在一起，把橡胶树隐喻化。他因受司空图与王维的诗学影响，所以对南洋作品也带有一种对“自然”的追求。

同时，王润华选择站在彼岸回顾自身的南洋记忆，把自己置身事外，以观光客的视角回看热带雨林。这种既在南洋之内，却停留在邻国的情形，与王国维说的“入乎其内”即指主观上的介入；以及“出乎其外”则指客观上的美学距离，存在相似性。但是黄锦树以王润华的政治情况联系，因此可被引申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的介入问题。黄锦树先生为此分出内外两种情形，即“入而不出”指对社会与政治过分的介入，从而忽视艺术创作；第二，“出而不入”即指对社会

¹⁹ 李玉辉，〈论司空图之于王润华的诗学意义〉，页 29。

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创作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²⁰早期王润华的作品偏向山水诗，而他后来的南洋创作则涉及了政治，所以他站在安全的距离中（出而不入），展开了他的南洋书写（入而不出）。

王润华的生活经验造就他的全球化文学观。他先是从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书写，再迈向新马华文文学创作，并且集中向后殖民文学靠近，以下将会对王润华后殖民书写与本土意识进行分析。

第二节 王润华后殖民的边缘意识和南洋书写

王润华的创作历程来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从小他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随着他到西方留学，并展开他的西学研究，这使他开拓了中西文学的视野，也使他步入当时盛行的比较文学主流中。王润华借此拓展了他的多元化视野，并反思英殖民时期集中营的生活与文学走向，这也使他渐渐的向后殖民文学范畴靠近。

根据王润华的论述，后殖民文学是在帝国主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下而产生的。但唯有等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人们才会开始注意后殖民文学的存在。²¹曾受到英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文学皆属后殖民文学。这些曾被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即使殖民时代已过，国家已独立，但帝国主义遗留下的文化，他思想难免会不自觉的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故以后殖民主义消除帝国主义文化是后殖民作家的使命。

²⁰ 黄锦树，〈内/外：错位的归返者王润华与他的（乡土）山水〉，页 272。

²¹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页 117。

作为后殖民文学的新马华文文学，虽其政治与社会结构都是英国殖民文化强迫性留下的遗产或孽种。²²但后殖民作家在文学上，却努力在建构本土性，他们以重构的方式淡化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思想的影响。如王润华作家的后殖民书写正是努力在淡化殖民文化与中国文化经验。他经过调整与修正后，破除其规范性与正确性，才能表达与承载新马殖民地新的先后经验与思乡感情。²³后殖民作家自身就存在着对寻找自我与位置上产生彷徨与危机感。王润华以重构语言的后殖民策略，拒绝把中心语言成为南洋文学中的规范性语言，而是主要使中心语言可以寄托南洋的多元文化。尤其像新马两国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多种语言，因此华文文学必然会进行跨种族、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书写。边缘文学是在殖民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下而形成，所以他们把中心的中文置放在南洋本土上，并融入本土性语言，即马来语、泰米尔语、英文和方言，让中文与本土性语言产生磨合，从而引起变化，即使中心语具有本土文化。

王润华把自己放逐到边缘，造就自身的边缘想象，从而阐发出后殖民本土性的思考。从《内外集》中体现的彷徨与忧郁感，不仅是因异乡人的身份，也因身为边缘人的焦虑感，而《橡胶树》虽边缘意识较弱，但却是他的后殖民文学的起点，是身为边缘人对南洋的书写。

王润华的游学经历，是他建构了边缘处境中的自我乃至族群间不稳定的主体性，因留学本身就是梳理一种群体的边缘焦虑。²⁴所以，他即使身处异国，但却拒绝了被同化，虽说身处中心地带，然而他并没有完全的与旧思想划分，反而积极的让自身的思想停留在边缘，这也造就了他的全球化、多元性和后殖民书写。

²²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页 118。

²³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页 122。

²⁴ 解昆桦，〈后殖民/本土的马来亚——王润华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的拘禁与流动书写〉，《南方大学学报》，2013 第 1 期，页 110。

回归南洋后，他先后创作了《橡胶树》、《地球村的神话》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皆涉及了南洋本土书写。南洋本土书写本身就具有重写或回看殖民记忆，《地球村的神话》本身具有后现代的结构，是王润华以中国古典的远洋想像话语“重写或新写”西方帝国，本身就是以一个“回看”的姿态，摆脱被殖民者“异化”的位置，折显出殖民者在异化他者时本身的偏畸姿态。²⁵同时，此作品是王润华留学期间的研究经验，使其得以跨界的方法，进行跨国比较，这为他提供了以后殖民的视角回看本土。

《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是他以后殖民主义构建了南洋本土气息。他以诗歌的方式述说南洋殖民时期的历史，并建构出殖民地的历史场景。殖民经验滞留在王润华的记忆深处，他以后殖民的角度，通过诗歌的形式，揭发殖民者的剥削真相，并挖掘自身与族群的殖民集体记忆，再现历史事实。在此诗集中，不难看出王润华的反殖民书写，他以鲜血、枪眼、弹孔等展现反抗殖民者的态度。

第三节《新村》的主题、题材和结构

《新村》诗集是王润华在 1999 年创作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的中英版，是出版社对王润华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中的新村印象、新村里面的谣言、新村的保卫与马共跟英军的冲突等倍感兴趣，并认为其题材新颖，因此帮他出版中英版的专写新村历史的诗集。

从以上的表格中显示出《新村》诗集共有 33 首诗。笔者将该诗集，分为 4 个部分进行探讨，其中共有 7 首诗是对集中营生活的描写；有 7 首诗较突出对英

²⁵ 解昆桦，〈后殖民/本土的马来亚——王润华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的拘禁与流动书写〉，页 111。

殖民主义者的形象书写；14首诗对英殖民与马共间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描写；5

首诗较为凸显出对马共势力、生活状况与形象的书写。如下：

一、集中营的生活：〈十二岁的雨树〉、〈白区〉、〈新村里的谣言〉、〈新村保卫团〉、〈戒严后的新村〉、〈戒严〉、〈丹戎马林〉

二、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描述：〈新村印象〉、〈逼迁以后的家园〉、〈搜查身体〉、〈布先警察局〉、〈追踪足迹的达雅克族人〉、〈集中营的检查站〉、〈军事行动〉

三、马共的武装斗争：〈地摩〉、〈暴雨〉、〈和丰的枪声〉、〈瓜拉古楼〉、〈安邦新村〉、〈友情与埋伏〉、〈黑风洞〉、〈受伤的河流〉、〈山雨〉、〈水花与枪弹〉、〈马来亚丛林的埋伏〉、〈飞机与森林〉、〈热带水果篮中的手榴弹〉、〈福隆港的骤雨〉

四、马共形象与隐喻：〈山中岁月〉、〈在寂静的山中〉、〈山中传奇〉、〈一九四五年〉、〈我的亚答屋小学〉

王润华生不逢时，出生于日治时期，从他有记忆起，日军已战败退出马来西亚，英殖民与马共开始了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直至1960年才结束这一切。这一切都刻印在王润华的记忆深处，因此他透过对热带雨林的描写隐喻英殖民时期被殖民者备受煎熬的生活，以及借助自然景物抒发渴望自由的迫切心情。

诗歌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的表达作家的情感与反映社会生活，所以诗歌最常用的手法即陌生化和拟人化，从而使读者从中体会到诗歌里的艺术性并产生兴趣。《新村》诗集是王润华以陌生化和拟人化的手法呈现物性外，也是充分的透露出与王润华生活经验的密切关系。同时，这也是他抛弃都市文明书写，着重于对热带雨林的情怀，厌恶破坏自然景物的资本家，是他捍卫南洋文化的书写。

不仅如此，该诗集里王润华建构了意象群，并通过意象的方式对自然景物进行描写。诗歌的基本功能就是抒发感情，同时也可激发读者的情感。因此，诗集中的“意象群”已融合了作家自身的思想情感的主观因素，也是反应了作家现实

生活中的经验，以及经验中表象的变异。²⁶王润华借助语言符号使自然景物变得陌生化，刺激读者脑海中对自然景物的客观印象，并使读者重新认识该事物的形象特征，从而达到艺术审美效果。

艾略特说：

通过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对应物’，即指能够触发某种特定情感的、直达感官经验的一系列实物、某种场景……一旦客观对应物出现，人们的情感立即被激发。²⁷

如诗集中常被提及的“橡胶树”，就是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这也是对现今社会来说是经济的来源，但是，当把橡胶树与马共联系在一起时，却对殖民时期的人民来说是个夺命树，充满恐怖回忆的存在，也成为了王润华童年回忆里的既美丽又恐怖的橡胶树。王润华以语言的陌生化隐喻了橡胶树就等同与马共，这给读者带来感受与视觉上的冲击。语言的陌生化就是以修辞的手法改变人们对原来事物的看法，让读者陷入作家制作的幻觉里，忘记事物本体上的真正意义，从而达到艺术审美效果。

第四节 小结

王润华拥有多元文化经历与背景，这也使他的作品涉及了多个层面，这一切皆与他自身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尤其是殖民记忆对他影响至深，这导致他在留美期间因处于中心地域，而因自身身份问题而产生自卑和彷徨感。即使他身处美

²⁶ 黎志敏，《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页 119。

²⁷ 黎志敏，《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页 25。

国，但他依旧把思想滞留在边缘，不停的进行自我边缘化，如《新村》诗集正是他身处中心去回顾自身的殖民记忆。

王润华选择站在彼岸新加坡，回顾自身的殖民记忆，即站在安全的距离，以艺术的方式介入政治话题。王润华以重构的方式消除殖民思想带来的影响。由于殖民主义不断的压迫本土文化，因此本土文化被迫的与殖民主义结合，最终创造出后殖民文化。他的后殖民书写是以回看或重写的方式创作，同时也是主要以热带雨林景物为创作题材，从而抒发那渴望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也是一种渴望自由的书写。他透过后殖民主义除了达到尝试解构殖民主义外，也是在破坏自然景物的资本家进行批评，捍卫南洋文化的书写。

第三章 《新村》的殖民记忆（一）：集中营的生活和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建构

第一节 集中营生活

1948年至1960年，对马来亚人民来说可谓是犹如地狱般的生活。尤其是华人族群，在这段时期，他们不断被马共与英殖民折磨，使他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都受到了伤害。这一切都无法通过岁月磨灭的，这只会一直逗留在被殖民者的内心深刻。“集中营”顾名思义就是把人民集中于一个地方，以方便进行管理，这也是历史上50万华人的大举迁都事件。

《新村》诗集中，王润华多次以“集中营”隐喻新村。其中不乏有几首诗提及了集中营内的生活。比如〈戒严后的新村〉中的第一段：

每夜十时
警报呜呜的叫过去
便只剩下一些忙乱迟归的脚步声
母亲打骂孩子夫妻吵架的声音
我把门户严密的关紧
月光无法进来躲藏²⁸

看似平常的场景，却勾起了读者的感受与回忆，把现实社会以陌生化的手法带入诗歌中，以生活陌生化手法隐藏着紧急法令下殖民地的生活。“月光无法进来躲藏”透露出月光因门户的关闭而无法照射进来，但他真正表达却是指不让马共有任何机会可躲藏。每天晚上十点至凌晨五点半都需呆在家中，下午六点至早上六点半都不可离开村门。这里无一不是在透露出集中营生活的状态，当警报声响起，意味着村民即将失去自由，慌乱的回家，就怕被殖民者当成马共的奸细而被杀害。

²⁸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Singapore: Ethos Books, 2012），页 178。

这种看似平平无奇的景物，犹如朦胧诗一样让人读了几遍，使人似懂非懂的感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虽然诗歌使人觉得难以理解字面上真正表达的意义，让人觉得诗歌是门高深的文学艺术，但这却不等同与陌生化，陌生化是让人觉得熟悉的，并打破我们对熟悉事物或景物的认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的特点。

此外，在〈十二岁的雨树〉中也同样的体现了集中营生活的情形，为了辨别村民们的身份，村民们进出都要携带身份证，否则将被当成马共份子而受到残害。

〈十二岁的雨树〉中：

英国殖民官员说
要辨认
热带美丽的雨树
只看看十二岁以后
潮湿的枝干上有没有
寄生着雀巢羊齿植物²⁹

马来西亚人民到了十二岁以上就必须办理身份证，而这一点在殖民时期恰恰突出在权力底下，人民只可以服从，不可反抗，否则将受到残暴的对待。“热带美丽的雨树”意指马共或被殖民者，要辨别是否为马来亚公民，就需依靠英殖民所颁发的身份证。但这却反映出对原本就在马来亚长大的华人不公平，因身份证明需经过英殖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分析后才可被证明为马来亚公民。“雀巢羊齿植物”意指马共份子，王润华借助大自然景物，隐喻为马共，也从中凸显殖民者对集中营的管制森严，把村民门隔离在集中营内，使他们失去自由与尊严。

〈白区〉也是王润华针对集中营的描写，但这却与其他诗中提的集中营生活相较不一样。英殖民政府用“黑区”和“白区”对集中营进行区分，黑区即指地

²⁹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71。

域较靠近森林，马共经常来往等，政府将严厉管制该地；白区则较靠近城市、镇上等，马共不常经过的地方，时局逐渐安定后，管制相对放松。正如〈白区〉中的场景：

新村内的咖啡店
吵闹的流言是非
公园里缠绵悱恻的爱情
蔓延到午夜
因为听不见警报
时钟再无法把它敲断或打散
小孩玩捉迷藏
可逃到铁蒺藜之外
藏在午夜的黑暗里³⁰

1953年后，时局渐渐的安定后，英殖民政府开始把不受马共影响的地区宣布为白区。³¹“可逃到铁蒺藜之外，藏到午夜的黑暗里”这无一不是在透露出被殖民者那渴望自由的心情，历经多年的囚禁，终于等到了自由的日子，不用因警报声的响起冲忙赶回家，不用在提心吊胆的被误会为马共的奸细了。王润华以“小孩”的角色隐喻村民在解严后的欢快心情，也是在表达村民对自由的渴望。

³⁰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72。

³¹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72。

第二节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王润华通过诗歌的形式介入政治议题，把热带雨林隐喻为殖民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在表现英殖民者剥削的真相。在〈新村印象·亚答屋故居〉中，王润华以夸张以及比拟的修辞手法，反映出英殖民者的凶残形象。

沙屎坝上
高大纯朴的亚答屋
听到英军逼迁的命令
又嗅到枪弹味
便晕倒泥地上
强行拉上大卡车
载进集中营
我的故居
已吓得
只剩下半车的柱子与木板³²

王润华以拟人化的手法带出在殖民底下，被殖民者的无奈与无力反抗的心情。“亚答屋”作为象征东南亚国的文化，但它却被隐射为被殖民者在殖民底下的遭遇，因反抗而被枪杀，被殖民者也失去了人权。“逼迁”、“命令”、“枪弹”、“强行”，这些词汇无一不是在透露出在权力底下，本土文化是如何被惊吓，而“晕倒在泥地上”，这凸显了英殖民如何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

〈逼迁以后的家园·拒绝殖民的红毛丹树〉反映了在权力底下，被殖民者萌生的反抗意识。他借热带水果的形象抒发自身的殖民记忆。

因为我家的红毛丹树与红毛榴莲树
敢在红毛人的枪炮下
拒绝殖民政府的赔偿
不肯被连根拔起³³

³²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66。

³³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68。

被殖民者并不是自愿的被英殖民者操控，所以他们产生了反抗的意识。“拒绝”、“不肯”等符号都是在透露出被殖民者的反抗意识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红毛人”意指洋人，是由闽南语音译而来，也是王润华对英殖民的形象书写，以讽刺的方式控诉他们的暴力执政。

在英殖民权力底下，女性受到的侮辱只能默默的承受，无从反抗。在严谨的检查下，女性在当时丧失了基本的人权与尊严。〈搜查身体〉与〈集中营的检查站〉中皆透露了英殖民政府在随意践踏人民尊严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权力。〈搜查身体〉中写道：

黎明前
当妇女进入黑暗的橡胶园
在碉堡里
你要用手去感受
用手电筒去照亮
乳房里
内裤下
暗藏着的米粮、医药或情报³⁴

以上可得知每当村民进出集中营时都需接受检查，以防止村民携带物资接济马共，尤其是女性在检查中唯有忍受执政人员的凌辱，而不得反抗。〈集中营的检查站·割胶女工〉中也透露出殖民者对女性的不尊重，一再突显女性被侮辱的命运：

清晨五点
军警细心翻动脚踏车上
胶桶里的工具
用手电筒的灯光
比照还在梦中的与身份证上的面孔

³⁴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81。

最后仍然怀疑
女工乳房的丰满
怀孕妇女肚子的膨胀
等女警用手搜索
证明胸罩与裤子下面
没有隐藏的粮食与药品
才让她们
消失在黑暗的胶林里³⁵

因武装斗争的原因，英殖民政府为了防止村民们提供物资接济马共，因此把村民集中在一起管理，凡是出进集中营被需接受严谨的检查，这一切无疑就是在践踏村民的人格与尊严。尤其是女性每天出入皆需被人用手检查敏感部位，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这突出了英殖民者的凶残的形象，对手无寸铁的女性下手，这已失去了一个国家该有的尊严。“乳房”、“胸罩”、“内裤”等符号都是控诉在权力底下，女性无法对此做出任何反抗，唯有默默的接受这一切，最后只能选择“消失在黑暗的胶林里”。

第三节 小结

承上所述，年幼时所经历过的殖民记忆对王润华来说可谓是影响至深，也是他南洋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他借助热带雨林书写来反映殖民时期，华人在文化权力底下的遭遇。1941年开始，华人就不断的遭受日军的残害，好不容易迎来和平的日子，但却被英殖民政府打破，随即华人的噩梦直至到1960年后才结束。

“新村”美曰其名就是指“新的村庄”，但这却承载了无数马来西亚华人的群体的殖民记忆。王润华《新村》诗集中，多次以“集中营”与“铁蒺藜”等符

³⁵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210。

号指涉新村，他试图透过语言符号解构殖民主义带来的话语暴力与影响。同时，王润华通过对后殖民的反思把新村历史以诗歌的方式再现历史场景。在权力底下，村民们唯有默默的承受一切，过着长达 12 年之久被囚禁自由的生活。王润华在《新村》诗集中揭示出村民的无力反抗，一旦反抗则将失去生命，这无疑不是在透露出英殖民的暴力执政。

第四章《新村》的殖民记忆（二）：武装斗争和马共的形象记忆

第一节 马共的武装斗争

1930年马共成立之初，就不断被英殖民打压。后来因日军的侵犯马来亚，英殖民与马共达成协议，共同击退日军。随着人民抗日军的解散，英殖民始终忌讳马共的势力，并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打压马共的所有活动。在〈和丰的枪声〉是促使英殖民率先在和丰实施紧急法令：

霹雳河清澈的水中
浮现三个来自森林的黑影
走进和丰一飞橡胶园的经理办公室
Tabek Tuan
二个客气敬礼的字
居然是子弹
打在沃克先生的头颅与胸前³⁶

1948年6月16日，和丰郊外一飞橡胶园 Elphil Estate 经理被三位骑着脚踏车前来的华人开枪。³⁷在《新村》诗集中王润华并没有直接指出马共份子，反而是用“黑影”代表马共形象，指涉马共就如刺客一样，刺杀敌人后就隐藏在黑暗里，让人无法找寻。此外，从“Tabek Tuan”可得知，王润华尝试淡化中心语言符号和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使其附上本土文化，成为多元化诗歌。

同时，在〈地摩〉一诗中，更是王润华以亲身经历带出武装斗争下的场景与马共的残暴行为：

³⁶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83。

³⁷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83。

军警与马共游击队
都伪装成黑夜
包围着我们的新村
七点后
我们就关紧门窗
仍然听到
大剪刀咬断铁刺网与电线
滴滴答答在响
铁锤敲破头颅的惨叫声
焚烧警察局、火车站的火光³⁸

王润华以第一人称视角与受害者的视角，尝试带出历史场景。被“军警与马共游击队”，面对双重包围下村民更显得焦虑不安，生怕会为此丢失性命。王润华以“大剪刀”、“铁锤”与“焚烧”等符号带出马共的暴力形象，也揭露出村民们在双重折磨下，唯有默默承受这一切恐惧。“滴滴答答在响”更放大了村民们内心的恐惧，也为马共的形象增添了不少暴力倾向。在这也透露出当时武装斗争底下，英殖民者与马共是如何对待无辜的村民，并且这段记忆也深刻的印在王润华的内心深处，对他童年时期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也深深的烙印在无数华人的内心。

此外，在〈山雨·橡胶树〉：

当我们的机枪
把三十五颗子弹射中
最高专员的黑色座车
我们三十八个突击队员
撤退进丛林边缘
成为千千万万棵橡胶树³⁹

³⁸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70。

³⁹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201。

这段诗主要表达的事在 1951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早上，马共在通向福隆港的路上设下埋伏，击毙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古尼将军（Herny Gurney），并安全撤退进彭亨的森林深处。⁴⁰英殖民为了报复那三十八位马共成员，英殖民动用了七种军团击杀马共，但却因一场暴雨毁了马共的足迹，因此英殖民把围剿马共失败的原因怪罪于当地村民，并当场逮捕村民。“成为千千万万棵橡胶树”，王润华把“橡胶树”隐喻为马共份子，也是象征着华人在殖民时期被迫向殖民主义低头，它承载了无数华人在殖民时期的遭遇，以及透露出英殖民者的剥削的真相。

〈福隆港的骤雨〉中，这首诗是承接了上一首的〈山雨〉。但不同的是，这首诗主要是以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的太太的视角创作，描述了马共刺杀最高专员的情形。〈福隆港的骤雨〉中写道：

突然
一阵热带骤雨
打落在钦差大臣的座车上
我丈夫兴奋的推开车门
去迎接雨水⁴¹

“一阵热带骤雨”比喻为马共对最高专员进行扫射，而其为了保护太太与司机的安危，选择下车“迎接雨水”。“骤雨”与“雨水”皆在指涉子弹，王润华以轻快的写法，带出了一幅血腥的画面，也给读者创作出一个想象的空间。同时，也因为福隆港的刺杀事件，加快了英殖民政府推动“紧急法令”的脚步。

⁴⁰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201。

⁴¹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226。

第二节 马共形象与隐喻

《新村》诗集中，随处可见王润华以热带植物隐喻马共的形象，如〈在寂静的山中·恐惧〉：

深山里没有忠诚的朋友
凡是有生命的都会背叛我们
阳光在树林间的走动
常怀疑是英军的闪电突击
枯桠断落声
犹如扣动扳机
山果的坠落
更怕是埋伏敌人抛出的手榴弹
老鹰巨大的投影
还以为轰炸机
奔跑进山洞里⁴²

以上这首诗，王润华以拟人化的手法带出马共的形象，“阳光在树林间的走动”，阳光本是快乐与放松的象征，但王润华却把阳光比喻为英殖民者，这除了凸显英殖民的权力外，也是在放大马共内心的恐惧与无奈。马共为了争取独立外，也希望马共组织可以合法化，所以他们选择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他们把热带丛林当成庇护所，所以每当“枯桠断落声”或“山果的坠落”，他们都会怀疑是英军来袭，纷纷“奔跑进山洞”。即便他们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但他们仍然不放弃为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做出贡献，这恰恰的凸显了马共那无畏权力与坚持的形象。

此外，〈山中岁月·旗帜〉中也凸显了马共的残暴形象：

凡是不向我们的旗帜敬礼的人
黑夜里

⁴²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10。

我们就用旗帜上的锤子
敲破他的头颅
用旗帜上的镰刀
砍伤橡胶树
用旗帜上血红的火焰
燃烧巴士、火车站、警察局
那些宣传殖民主义思想的学校……⁴³

从以上的诗句皆在透露出马共的霸道与残暴形象，“凡是不向我们旗帜敬礼的人”即指不是马共的同伴，而是敌人或者村民将被残忍的对待，如“敲破他的头颅”成为他们“锤子”与“镰刀”下的亡魂。同时，马共也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向英殖民示威，破坏村民的经济来源，破坏公共场所等行为以向英殖民政府宣战。“黑夜里”揭示出马共所有的行为只能在黑暗的时候进行，或许是因害怕暴露行踪，因此想借黑暗来掩护他们的行踪。

除了在诗集中发现马共暴力的形象外，其中也可看出马共的爱国情操，如〈我的亚答屋小学·影子〉：

放学回家
穿过胶林宁静的泥路
我看见各种树根钻出泥土
听我们唱抗日歌曲
高大的椰树影子也在摇摇摆摆
激昂的学唱⁴⁴

王润华以“影子”比喻为马共份子，且他以第一人称视角述说当时的历史场景。

“高大的椰树影子也在摇摇摆摆”，当马共听到抗日歌曲的响起，他们会不自觉的跟随一起“激昂的学唱”，他们不惜暴露自己，回应那响起的抗日歌曲。从这

⁴³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94。

⁴⁴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页 120。

里可以看出马共的爱国情操，他们为自己击退日军感到激动，为国家付出贡献而感到兴奋，这处处都透露出马共爱国的形象。

承上所述，王润华以“锤子”、“镰刀”、“燃烧”、“砍伤”等语言符号，凸显了马共暴力与霸道的形象，同时，他也以“激昂”、“摇摇摆摆”带出马共爱国的形象。

第三节 小结

英殖民时期，华人可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处，他们每天都需要面对英殖民与马共的双重折磨，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为武装斗争底下的冤魂。无论是二战时期还是英殖民时期，相较与其他族群，华人族群都一直处在命悬一线的位置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残害。

王润华以局内人、亲历者、受害者、小孩等视角透过诗歌的方式带出历史场景。他以极其简单的话语，带出村民在殖民时期的遭遇。同时，他也把事物变得陌生化，让读者跟随作家的思维，重新认识该事物，从而陷入作者制造的艺术陷阱中。如“骤雨”、“橡胶树”、“黑影”、“雨水”等都在指涉马共的形象。马共为争取国家独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用了错误的方式进行，失去民心。王润华以对热带雨林的描写，突出马共的形象外，也是在回顾历史场景与自身的殖民记忆。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成果

王润华的创作随着他自身的游学经历与年龄的变化，使他的文学形成了多元文化创作。早期的创作偏向抒情与古典文学书写，后来因他不断游离在局内外间，从而造就了他的世界文学观与建构后殖民文学。他的后殖民书写主要是以重构的方式解构殖民主义，并将其与南洋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后殖民文化，即拒绝西方文化，却吸收其优越的科技文化。

在王润华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越来越看重对大自然的书写，反而对都市创作的分量越来越低。这一切皆与他自身的成长环境有关，所以可说他的南洋书写是在挖掘他殖民地时期的生活经验。他的南洋文学多数是以自然景物为题材，并通过此批评破坏自然景物的资本家。《新村》诗集中，王润华以独白的方式创作，但他更偏向是口语式的独白，也是他以多个角度进行创作，即以小孩的视角、受害家庭视角、亲历者的回忆等。同时，《新村》诗集中，基本上每一首诗都会附上注解与副标题，这都可让读者更容易了解王润华尝试要带出的历史场景。因此可说这些注解和副标题在这部诗集中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不可与诗区分，倘若把其进行区分，那读者就无法了解诗中之意。

《新村》诗集中可看出，诗人王润华以物比人的手法，凸显了村民们在权力底下，只能被迫的接受所有的遭遇，失去尊严与人格，毫无反抗之力。在这部诗集中，王润华不断的以“集中营”和“铁蒺藜”指涉新村内外的生活，也是在控诉英殖民政府的暴力执政以及马共份子的极端行为，导致自然景物遭到破坏。自

然景物的损坏也是在反映出英殖民主义的侵入，导致本土文化已变质了，以及本土与殖民主义相结合，而形成新的后殖民思想。因此，这也造就了王润华的多元性创作，他把自身置于边缘，由此引发出他的后殖民本土性的思考。他选择站在邻国回忆集中营生活，游离于局内外之间，这使他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创作他的南洋文学并显示出美感距离。

此外，王润华的南洋书写不在向早期崇尚自然之美，而是以对自然景物的书写捍卫南洋文化，他所写的自然景物早已脱离了本意，就如达到了看山不是山的境界。如他以“橡胶树”和“雨”等景物，使该自然景物可以承载南洋本土意识，他以树木带出华人在英殖民时期的生活经历。“雨”无论是政治抒情诗或马华文学传统中，向来都是华人困境的集体象征。⁴⁵

当丛林被破坏了，这也凸显了英殖民的剥削真相。陌生化往往都带着情绪化的踪迹，在某种情绪下，会导致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变得陌生。王润华《新村》诗集都是在反映英殖民时期，马来亚华人在集中营里的生活。他把“橡胶树”隐喻为马共份子，改变了该事物的原意，从而使读者沦陷在作者制作的幻觉中，忘了事物本体上的原来意义，而达到了艺术审美效果。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新村”作为一个历史产物，承载了无数华人的集体记忆。我们都可以通过史书得知英殖民时期紧急状态下的集中营生活。史书是以客观的角度尽量的还原新村历史的场景与真相。但是，史书却无法带出被殖民者内心的苦闷与悲愁。在

⁴⁵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页 288。

马华文学中，也是有许多学者对新村的生活经验进行研究，但却鲜少针对紧急状态时或结束后，新村对被殖民者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的研究。

对于未来的建议是希望可以针对新村对被殖民者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的方面发展。此外，也可以对“新村”的生活经验为主题进行研究，毕竟随着时代进步，社会的发展，新村逐步的被开发，也渐渐的失去原来的面貌，被殖民者也逐渐逝世，许多不同地区的新村历史，也慢慢的随之消失。所以笔者希望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新村历史进行研究。

引用书目

一、书籍

1. 何启才，〈马来亚共产南下的策略和意义〉，魏月萍、苏颖欣编，《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亚际书院、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联合出版，2017。
2.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
3. 黄锦树，〈内/外：错位的归返者王润华与他的（乡土）山水〉，《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
4. 黎志敏，《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5.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
6.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 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1994。
8.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9. 王润华，《The New Village 新村》，Singapore: Ethos Books, 2012。
10.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

二、学位论文

1. Nguyen Phuong Uyen，〈马来亚“紧急状态”：新村华人的集体记忆〉，中国：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2019。

2. 高彩云,《罗伯特·弗罗斯特乡村诗歌研究》,河北: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6。
3. 王爱金,《王润华现代华文文学观的论述与实践》,中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4. 张慧,《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叙事》,中国: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三、期刊论文

1. 高超,〈宇文所安文本细读法初探〉,《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页107-110。
2. 解昆桦,〈后殖民/本土的马来亚——王润华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的拘禁与流动书写〉,《南方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页103-124。
3. 李玉辉,〈论司空图之于王润华的诗学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页29-34。
4. 杨剑龙,〈论王润华的自然山水诗〉,《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页35-39。
5. 赵秀敏,〈行走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页121-123。

四、访谈资料

1. 王润华,〈王润华教授访谈稿〉,访问者 沈仪婷,马来西亚柔佛州南方学院副院长室,2012年3月26日,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c71017f7ec4afe04a1df5a?pu=sl@2,pw@1000,sz@224_220,pd@1,fz@2,lp@1,tpl@color。

附录 1：《新村》诗集主题分析

序号	题目	创作年份	主题	页数
1	新村印象	1997/2/25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166-167
2	逼迁以后的家园	-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168-169
3	地摩	1997/3/18	马共的武装斗争	170
4	十二岁的雨树	1997/3/14	集中营生活	171
5	白区	1997/3	集中营生活	172
6	新村里的谣言	1997/2/14	集中营生活	173-174
7	新村保卫团	1997/2/26	集中营生活	175-176
8	戒严后的新村	1997/2/28	集中营生活	178-179
9	戒严	1997/3/18	集中营生活	180
10	搜查身体	1997/3/18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181
11	暴雨	1997/3/19	马共的武装斗争	182
12	和丰的枪声	-	马共的武装斗争	183
13	瓜拉古楼	-	马共的武装斗争	185
14	布先警察局	-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186
15	安邦新村	1997/3/12	马共的武装斗争	187
16	丹戎马林	1997/3/12	集中营生活	188-189
17	山中岁月	-	马共形象	192-195
18	友情与埋伏	-	马共的武装斗争	196-197
19	黑风洞	1997/3/14	马共的武装斗争(出卖与牺牲)	198
20	受伤的河流	1997/3/13	马共的武装斗争	199-200
21	山雨	1997/3	马共的武装斗争	201-202
22	水花与枪弹	1997/3/12	马共的武装斗争	203-204
23	在寂静的山中	1997/2/28	马共的形象	205
24	追踪足迹的达雅克族人	1997/2/28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206
25	山中传奇	1997/2/27	马共的形象	207-208
26	集中营的检查站	1996/11/27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210-212
27	我的亚答屋小学	1996/11/26	马共的形象	213-214
28	一九四五年	1997/3/12	马共的形象	215
29	军事行动	-	英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217-219
30	马来亚丛林的埋伏	1997/2/28	马共的武装斗争	220-221
31	飞机与森林	1997/3/17	马共的武装斗争	222-223
32	热带水果篮中的手榴弹	1996/11/24	马共的武装斗争	224-225
33	福隆港的骤雨	1996/11/26	马共的武装斗争(马共的埋伏)	226-227